

科伦·麦凯恩 作品系列

隧道尽头的 光明

Colum McCann

〔爱尔兰〕科伦·麦凯恩 著
虞钧栋 译

His Side

Stories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列〕

隧道尽头的光明

〔爱尔兰〕科伦·麦凯恩 著

虞钧栋 译

This Side of
Brightness

Colum McCann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5666

THIS SIDE OF BRIGHTNESS

Copyright © 1998, Colum McCann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隧道尽头的光明/(爱尔兰)科伦·麦凯恩著;虞
钧栋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科伦·麦凯恩作品系列)
ISBN 978-7-02-013222-5

I. ①隧… II. ①科… ②虞… III. ①长篇小说-爱
尔兰-现代 IV. 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03777 号

责任编辑 甘 慧 潘爱娟 邵莉莉
装帧设计 李 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 编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00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
插 页 2
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3222-5
定 价 4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我们在下雪之前开始死亡，并且像雪花一样，继续下落。真令人惊讶，我们还剩下这么多人要去死。

——路易丝·厄德里克《轨迹》

目录

第一章	一九九一年	001
第二章	一九一六年	003
第三章	第一场雪	026
第四章	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三二年	039
第五章	时间过得真慢	061
第六章	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五年	083
第七章	我们都来过这里	106
第八章	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五年	123
第九章	下来回到你属于的地方	141
第十章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四年	158
第十一章	上帝觉得应该这样	177
第十二章	被阳光劈开	199
第十三章	钢筋会在那里碰撞天空	219
第十四章	既然我们都很幸福	245
第十五章	我们的重生跟以前的不一样	269

第一章 一九九一年

初雪前的那个晚上，他看见结冰的哈德逊河里有一只大鸟。他知道那应该是一只白鹅或者白鹭，但他却认定那是一只白鹤。它的脖子夹在翅根下面，脑袋浸在河水里。他低头注视着水面，想象那仅供观赏的古老鸟喙会是什么样子。大鸟的腿是伸开的，一只翅膀舒展开来，似乎想穿过冰面飞起来。

有一条小路直通河滨，树蛙在路边找到几块砖头，然后高高举起，朝大鸟的方向扔过去。第一块砖头在冰面上弹起，又滑行了一段距离，不过好在第二块打破了冰面，让白鹤稍稍移动了一小下。它的翅膀微微跳动，脖子也动了一下，划出一道僵硬但又美妙的弧线。它的脑袋从水下冒了上来，颜色发灰，有些浮肿。树蛙又恶狠狠地朝那边扔了很多块砖头，如同疾风骤雨一般，直到大鸟脱离冰面才收手，最后它随着河水在冰上四处漂荡。

树蛙把太阳眼镜推到前额上，看着大鸟漂走。他知道那只鸟可能会深深沉入哈德逊河，或者又一次被冻住。尽管如此，树蛙还是转身走开了。他穿过一个无人的公园，有时候对着垃圾踢上几脚，有时候摸一摸沙果树上结冰的树枝，最后来到隧道的入口，把两件外套都脱掉。他从铁门的夹缝里挤了进去，一路向前爬。

隧道又高又宽，里面很暗，听不到任何声音，一切都熟门熟路。树蛙沿着铁轨往前走，在一根巨大的水泥柱前停了下来。只见他双手扶着柱子，定了定睛，然后抓住把手，以一种惊人的力量把自己拉了上去。

接着，他就沿着横梁一直走，平衡保持得相当好。到另一处窄梁后，他再次像火车变轨一样向上一跃。

树蛙在隧道高处有个小窝，里面黑漆漆的，他在那里用树枝和报纸生了堆火。现在是深夜了。一列火车从远处开过，发出轰隆隆的声音。

本来在床边的桌子上还积了几团老鼠屎，他在开抽屉之前把它们都扫掉了。树蛙从抽屉很里面的地方拿出一个不大的紫色珠宝袋，解开黄色的系绳。他用戴着手套的手攥着口琴，然后放在火上暖了暖。接着，他把口琴放到嘴边试了试温度，便在隧道空气的包围下吹了起来。霍纳牌口琴沿着他的嘴唇滑动。树蛙的舌头对着簧片微微颤动，脖子上的肌腱发亮。他感觉音乐正把他呼进吐出，穿过自己的身体强调它的存在。他女儿的影像闪过——她就在那里聆听，他就是他音乐的一部分，她坐在地上，双膝贴着胸口，像孩子般摇晃身体，陶醉其中——这一切又让他想到河里结冰的白鹤。

树蛙的小窝里瘴气弥漫，漆黑一片。他坐在那儿吹着口琴，振动空气，把原本属于隧道的音乐还给隧道。

第二章 一九一六年

天一亮他们就到了，头上的帽子高高低低，排出特别的形状。一片黑压压的身影悄无声息地移动着，朝码头方向前进。

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三三两两地站在布鲁克林区的街道上——有人坐电车来，有人坐渡船来，有人坐高架列车来——现在都开始集中起来。这些男人都很卖力，一个劲儿地抽着烟，走路的时候顺便把前一天留在靴子上的泥巴踩下来。雪地上留下一串烂泥组成的足迹。他们重重地踩下去，原来结冰的小水塘都裂开了。一股寒意趁人不备，偷偷摸摸地渗入他们的身体。有人留着浓须，在嘴唇上晃动的样子就像草原上的长草。还有一些人很年轻，未曾受过剃刀的修饰。他们的工作有一种重力作用，使得每个人的脸都凹陷进去；他们抽烟抽得很凶，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几个小时后就可能会死掉。即使现在蜷着身子躲在外套里，他们也还能闻到昨晚留在自己身上的气味——要么喝醉了，要么一直在做爱，要么一下子把两件事都干了。待会儿他们会对这些喝酒做爱的故事哄笑一番，但是现在他们都保持沉默。实在是太冷了，除了走路和抽烟，其他什么都干不了。他们朝着伊斯特河^①一路走，在隧道入口集中，同时还要在鹅卵石上跺跺脚，好让自己暖和一点。

他们脚边的雪已经一片泥泞了。

当哨声响起，叫隧道工们开工的时候，他们会抽上最后一口烟。发

① 纽约市内分隔曼哈顿岛和长岛的河流。

红的烟蒂还在燃烧，被一个个扔在地上的时候，就好像成群的萤火虫归巢一样。

内森·沃克站在队伍的中间，看着上晚班的人从隧道里出来。他们都累坏了，从头到脚都是脏兮兮的。沃克意识到，他现在看到的就是自己的未来，因此他也没有看得太认真。但是有的时候，他会伸出手，拍拍某人的肩膀。那个筋疲力尽的家伙会抬起头，再点点头，踉跄着往前走。

沃克一直忍着不打喷嚏。他知道感冒就意味着失去一天的薪水——水下的空气压力很大，他的鼻子或者耳朵可能会流血。如果有人报告说他感冒了，工头就会把他从人堆里拽出来。因此，沃克要流鼻涕或者吐痰的时候都会朝里吸，全都吸到胃里去。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块石头，这是他的护身符。石头在手指间滚来滚去，这个能带来幸运的小玩意摸起来冰冰冷冷的。

沃克对自己的搭档康·奥列里耳语了几句。

“怎么了，伙计？”

“整个把我喝挂了。脑袋疼，难受得要死。”

“我也是。”

“老天爷啊，还怪冷的。”奥列里说。

“可不是嘛。”

“头抬起来，小子，咱们走。”

工头朝那两个隧道工点了点头，他们来到隧井升降机口，加入人群当中。他们站在那儿，彼此挨得很近，一点一点地往前走。沃克听见压缩机的哀鸣声从地下传来。这刺耳的声音很响，而且时间很长，但用不了一会儿，他的耳朵就听不到这声音了——河流是一个声音抓取器，它

会将声音收进来，然后一口吞下。沃克理了理帽子，朝远处看了最后一眼。河对面的海关大楼有三道拱门，早晨的时候看上去是灰色的；港口工人在码头上十分忙碌；几艘货船正在穿越巨大的浮冰阵；河面上还有艘渡船，一个身穿亮红外套的年轻女人站在甲板上，来来回回地挥着她的胳膊。沃克认得出她就是毛拉·奥列里，就在他从视野里消失之前，她的丈夫康·奥列里摸了摸自己的帽子，做了个不屑或者厌烦的手势，但事实上，这个手势里面充满了爱。

看着他们，沃克咧嘴笑了起来。接着，他便低下头，开始朝河底下降，又一天的挖掘工作开始了。这个早晨实在是太冷了，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心脏已经结冰，被冻在自己的胸膛上。

气密过渡舱^①的门紧闭着，空气进来的时候在隧道工的身边嘶嘶作响。

沃克把外套最上面的一颗扣子解开了。现在是在温暖的高压空气里，他感觉自己的脚趾很放松。一滴汗珠积在他的眉毛上，沃克用拇指抹了一下，把它甩掉。在他身旁的是奥列里，只见他萎靡不振地靠着墙，大口喘着粗气。过了一会儿，西恩·鲍尔和大黄范努奇也来了。随着气压升高，空气变得有些燥热，就好像这股热浪铁了心要陪他们在地下度过冬季。四个人捏住鼻子，直到耳膜鼓胀。

几分钟后，鲍尔蹲下身子，从粗布工装裤里拿出一副扑克牌。几个人在口袋里找出些硬币，一起打猪牌。这时候，他们身上的气压已经有每平方英寸三十二磅。沃克赢了第一局，鲍尔拍了拍这个黑人小伙子的

① 通常设于两个大气压力不等的地方之间，比如矿井、隧道等。

肩膀。

“嗨，瞧你，黑桃王啊！”

沃克没有生气，他知道在河底自有民主。在黑暗之中，每个人身上流淌的血都是同一种颜色的——南欧毛子、黑鬼、波兰佬和爱尔兰鬼佬都差不多——所以沃克也就笑笑，然后把赢的钱放到口袋里，开始第二局。

从气密过渡舱出来，隧道工们进隧道的时候仍旧戴着帽子，这时身边充满了压缩空气。他们总共有一百来号人，全都在泥地里走，泥水溅得到处都是。这里很热，他们都把帽子和外套脱了。这些人里有送水工和电焊工，木匠和泥水匠，起重机操作工和电工。有的人身上有文身，还有些人肚子大得晃来晃去的，有几个人看上去很消瘦，不过大多数都是肌肉发达的那种。在这之前，他们差不多每个人都当过矿工——在科罗拉多、宾夕法尼亚、新泽西、波兰、德国、英格兰——留在身体里的黑肺可以证明这一点。如果他们能把手伸到自己的喉咙里，那肯定能用凿子把肺里的疫病凿掉，指尖还会把焦油和其他的脏东西带出来。他们可以拿着一张染成烟灰色的纸巾说：看看隧道在我身上留下了什么。

虽然隧道里经常会死人，但是隧道工们认可这么一条规则：除非干不动了，否则就得一直干；只要你在干，你就活着。

裸露的电灯泡时明时暗，光线不太稳定。这些男人在其中穿行，在墙上投下波状影子。墙上的影子渐渐消融，来回闪躲，彼此相连，时而拉长，时而缩短。隧道中间有一条很窄的铁轨，以后会用来运设备和渣土。这些男人沿着轨道一路走，然后在不同的地方离开大部队。有人把

金属饭盒扔在地上，有人从口袋里掏出念珠。能开工干活让他们特别兴奋，借着这股暂时的兴奋劲儿，他们都把衬衫脱了。看这里，一捏拳头，手臂上的肌肉就显现了出来；瞧那边，两个肩膀朝后一拉，健硕的胸膛就露了出来；听后面，有拳头撞击手掌的砰砰声。

但那四个装运碎石的工人——沃克、奥列里、范努奇和鲍尔——没有停下来说话。他们必须走完整个隧道，头上有铸铁的环形圈，一路上还会看到各种机器、台钳和螺栓，还有巨型扳手和成堆的波特兰水泥。沃克走在前面，想法儿在一根铁轨上保持平衡，而其他三个则小心翼翼地踩在枕木上，他们的铁锹在大腿边上晃来晃去。沃克把自己的名字刻在铁锹的柄上，奥列里的那把铁锹头上有点弯，鲍尔在手握的地方包了毛巾，范努奇的那把铁锹之前有点裂开，现在套了一个金属的套管。他们继续向前，直插黑暗腹地。

“今儿比婊子的厨房还热。”鲍尔说。

“可不是嘛。”

“你在婊子的厨房待过？”

“只是去吃早餐的，”沃克说，“粗燕麦和双面煎的鸡蛋。”

“说真的！听那年轻人说！”

“还有一点油炸培根。”

“嚯，我喜欢。”

“后腿培根，还有一点皮。”

“这么说才对嘛！”

走到隧道入口的地方就能看到大头盾构，这是巨大的金属块，靠着液压千斤顶在河里推进。它是最后一道安全防线，如果发生事故，盾构就会像圆筒上的盖子一样挡住泥浆。但是，这四个人还得往更深的地方

走。他们每个人都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俯下身子，走进盾构里的那扇门。这就好像你到了世界的尽头，走进那里的一间小房间：七十五平方英尺。黑暗、潮湿、充满危险。在这里，长长的木头挡板和巨大的金属起重机用来挡住河床。在他们头顶上方，有一层钢铁的天花板从两边伸出，这样一来，滚落的石块或者泥石流都伤不到他们。他们眼前就是一个灯泡，外面还缠着电线。在灯光下，他们能看到几个小土堆和脏水坑。由于电流不太稳定，灯泡时明时暗，就像脉搏跳动一样。这个小房间的地上全是水，内森·沃克和康·奥列里边趟水边伸手去摸木头挡板，想讨个吉利。

“摸木头，蓝调小子。”

“我在摸。”奥列里说。

“真该死，连木板都搞得变热了。”

一天过完，挡板后面的垃圾都会被弄走，先是装上小车，沿着细铁轨拉出去，然后装上马车。几匹马会喘着粗气，把垃圾运到布鲁克林区的一个垃圾场。垃圾运走之后，大头盾构会再向前推进。他们几个人都在暗暗地跟自己较劲，想在河床里钻得更深些，如果运气好，他们甚至可能推进十二英尺。几个人搭了一个平台，好让自己站在上面。沃克松开一部起重机，范努奇取下两块挡板，这样就能有个窗口让他们铲土。鲍尔和奥列里朝后退，准备把泥土装上车。一天里，四个人会不停地交换位置，铲土装车，装车铲土；把铁锹用力插进土里，让金属锹头深深埋进去。

不久之后，内森·沃克会坐在医务室里，一边发抖一边对他的朋友们说：“要是他们那几个家伙知道怎么用英语说话就好了，倒霉事就不会

发生，根本不会发生，一点事儿也没有。”

虽然只有十九岁，但他是几个人中最好的。尽管这活儿实在是让人难以忍受，但第一个开挖和最后一个完工的永远是沃克。

他的个子很高，而且肌肉发达，只要做一个下铲的动作，手臂上的肌肉就会凸出来，皮肤都被汗水湿透了。其他几个河工都很羡慕他流畅的动作，铁锹似乎融入了他的躯体，他挖土的时候平静而熟练，锹头在空中反复划出弧线，一次，两次，三次，铲下去，拉出来。他站在平台上，两脚分得很开，身穿整套蓝色工作服，膝盖的地方还有破洞，红色帽子斜扣在头上，帽檐上还穿了一根线，方便系在下巴上。每隔十秒钟，湿乎乎的烂泥就会从齐腰高的两块挡板间涌出。铲土的时候，沃克发现了几个贝壳，他还用手指把它们刮干净。其实他希望能弄到些骨头、箭头或者石化的木头，但是从来没有实现。他偶尔也会幻想，那下面是不是有植物在生长，比如黄色的茉莉花、木兰或者越橘丛。奥克弗诺基大沼泽^①仿佛在眼前，棕黑色的水流涌进他家乡的萨旺尼河。

这个铲土的活儿，沃克已经干了两年了。他是从佐治亚州搭火车到这里来的，那时候尖锐刺耳的汽笛声就在他耳边。

尽管金属盾构在他的头顶上伸展开来，但是他大部分的活儿是要越过盾构完成的，在那儿就没有任何保护了。他们几个人都没有戴安全帽，只有他们自己和河里的泥土了。

沃克脱掉衬衫，光着膀子开始铲土。

① 奥克弗诺基大沼泽：位于美国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交界处，是世界上最大的泥炭沼泽之一。

只有接触到河泥的时候，他的皮肤才觉得凉快。有时候他会把泥巴涂在身上，盖住黑黝黝的胸膛和肋部。这样摸起来感觉很好，可要不了一会儿，他就从头到脚都很脏了。

他知道，随时可能来一股泥石流，把他们冲回去。他们可能淹没在伊斯特河里，还有奇石怪鱼顺着喉咙一起下肚。水流可能会把他们钉在大头盾构上，这时候警报会响——那是一种金属发出的嗒嗒声，令人非常不安——隧道后部的人会拼命爬到安全区域。要么就是隧道漏气之后，他们被吸到墙上，然后在空中嗖嗖地飞来飞去，最后撞在木头挡板上，把脊椎摔得粉碎。要么就是铁锹从手里滑脱，把前额划开。要么就是着火，火舌舔遍整条隧道。要么就是减压病——可怕的减压病——它会将氮气气泡飞快地送到膝盖、肩膀或者大脑的位置。沃克曾经见过有人在隧道里晕倒，这些人死命地抓着自己的关节，浑身都是一条一条的印迹，会感到突然的剧痛——这就是隧道工特有的病，所有人都无能为力，染上这种病的人会被送回气密过渡舱，然后他们的身体会逐渐减压，这个过程要多慢有多慢。

但是这些事情都吓不倒沃克——在昏黄的灯光下，他充满活力，使出全部力气铲掉隧道里的淤土。

装运碎石的工人有一种特殊的语言——液压千斤顶、沟渠千斤顶、细刨花、车轮异常摆动、锥形环、装配防护——但要不了多久，他们的语言都几乎归于沉默。在高压空气里，每一个字都是很宝贵的。一句“真该死！”就会让眉头冒出一茬汗。除了安静，就是铁锹的声音，这样会很省力——只有沃克偶尔会用他自己的福音歌曲打破这一切。

主啊，我不曾见过日落

自从我下落到此。

不，我不曾见过如日落一般的东西

自从我下落至此。

他唱的时候，鲍尔和范努奇会和着节奏下铲挖土。

地上有一根管子，会把他们脚边的水抽走。他们叫它厕所，有时候他们会对着管子小便，这样周围就不会很臭。没有什么事能比在高温里撒尿更糟了。他们的肠子要屏住，这样就不用大便了。还有一点，在这种两倍正常气压的情况下，大便真不是件容易事。过一会儿，他们会到猪舍里洗热水淋浴。而在这之前，大便全都待在肠子里。洗澡的时候，大便往往会在人不注意的时候跑出来。碰到这种情况，这帮人会隔着潮湿的热气喊话：“谁吃了烤豆子？”

干了两个小时，隧道比原来深了三英尺。挖出来的土已经装了一车又一车，运土的小车在铁路上不断转轨，规律无比。

范努奇一边看着沃克，一边向他学。这个意大利人身体纤细，手臂上青筋暴起，纵横交错。因此，大家都叫他大黄。他一开始是个安炸药的，每次都是点火爆破，然后自己伸直身体穿过隧道口——但是爆破工作早先已经完成了，现在就只剩下垃圾需要清理。大黄很想用炸药来处理垃圾，虽然没法炸光。尽管这样，他还是会包一个雷管放在口袋里，就像是他的护身符一样。他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基本不说英语，所以每当他在干活时候说英语，他们几个都觉得很了不起。大黄又铲起满满一锹垃圾，这时候沃克在他身边小声说着什么。

一次，两次，三次，铲下去，拉出来。

康·奥列里边喘着粗气边俯下身子干活。西恩·鲍尔站在他左边，

舔舐着手掌上的血迹，刚才挡板上的快口把他的手划破了。

几个男人敲打着河底，他们很快乐。

过不了多久，装配小组会过来，在这里装上一圈钢筋——小型起重机马力十足的安装臂会把钢筋放置到位，再用螺栓固定住——隧道会朝着曼哈顿的方向，向前蛇行。工头们会很高兴；他们会搓着双手，想着火车在伊斯特河下穿行的那天。

然后，在上午八点十七分的时候，内森·沃克背对着泥巴墙，大黄范努奇第一次试图用英语说一句完整的话。他的铁锹挥到一半，一边肩膀高，一边肩膀低。沃克没看到隧道内壁上有一个小洞，那里正好是河床很薄的地方。高压空气滋滋往外冒。范努奇抓了一袋干草，想堵住那个洞，但是小洞周围的尘土打着旋儿，空气还在往外跑，小洞变得更大了。一开始只有拳头那么大，后来像心脏那么大，再后来就像脑袋那么大了。这个意大利人只能看着黑人小伙被一路朝后拖。沃克的脚抓不住地。只见洞口越来越大，他朝那里滑行，慢慢地被吸了进去，先是铁锹，然后是伸开的胳膊，随后是他的脑袋，一直到肩膀才停了下来，就像给隧道塞了个软木塞。他的上半身都归于土中，双腿还留在隧道里。迎接他的是碎石和河里的尘土。逃窜的空气推挤着他的双脚。旁边的泥土吸噬着他的双腿。范努奇走到爆裂漏气的地方，抓住沃克的脚踝，想把这个挖河的家伙拽下来。就在这个时候，另两个清理垃圾的工人也来了，他们都听到这个意大利人的话在他们四周回响。

“妈的！空气跑出去了！妈的！”

爆裂事故发生之前，几乎每个下午都能看到这四个人从猪舍的淋浴房出来。淋浴房里的黑色水管就挂在他们上方，喷出来的水也是时断时